

徐静园为缓解胃痛，抽起了“福寿膏”。那日，正当她喷云吐雾时，李善祥进屋了。他看到她，像是看到从前颓唐的自己。

李善祥难过的不是她重蹈自己的覆辙，他只是不明白，静园明明是一个受过教育的新式女子，怎么也会碰那些旧东西。

锦州城内，有一处江浙会馆，长期被私人占用。李善祥奔走努力，收回了这处房产，并在那里与人合办了锦县私立成德女子中学。

耕余学院日渐成为正规的院校，东北坡是职工宿舍与李善祥家人居住的地方，李善祥以发妻邱天相的姓氏，将之命名为“邱园”。

记者 陈也喆

日暮泊舟

李善祥和他的儿女们



李善祥、邱天相与儿子、儿媳。（戴帽子男人左为李祖宁，右为李祖平）

集体婚礼

耕余学院的学生们整日在一起读书唱歌，修剪枝叶，摘除败草，笑声萦绕在枝桠间。

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，少男少女很容易暗生情愫。李善祥并不反对十七八岁的孩子谈恋爱，反而鼓励他们追求幸福的生活。

1931年2月，乍暖还寒的春日，他亲自为三对新人主持集体婚礼。他们都是耕余书院的在读学生。

新娘穿着白色的长棉袍，代替圣洁的婚纱；新郎身着善祥装，皮鞋锃亮。

李善祥还为他们作证婚人：“庆祝耕余学院首次集体婚礼，祝福兰景惠等三对新人百年好合，永结同心……”

在《婚礼进行曲》的神圣旋律中，三对新人与师生们留下了永恒的合影。

旧时代的婚嫁习俗，诸多繁文缛节。首先，结婚崇尚红色，红盖头、红衣裳、红霞帔，新人绝对不会穿白色衣服；而且，结婚是人生第一大喜事，无论达官贵人，还是平民百姓，都想把婚礼办得轰轰烈烈。

在偏远落后的锦州，讲究更甚。很多老百姓为此不惜典屋卖地，负债累累。结个婚，扒层皮。

在那个年代，那个地方，举办集体婚礼，是多么前卫新颖的创举。

集体婚礼，是西风东渐的舶来品。它简朴庄重，节俭又省力，却不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。

史料有记载的中国第一次集体婚礼，是在1935年的上海。然而耕余学院的那场集体婚礼，比它整整早了四年。

最后一课

1931年9月初，李善祥带领师生们前往辽东半岛，参观熊岳果园。

在《列子·汤问》里，熊岳是一个“土气和”、“人性婉”、“缘水而居，不耕不稼”，令周穆王多年忘归的地方。

那个时候，那里已盛产苹果，却没有一个属于中国人。

李善祥心中感慨万分，在中国的土壤上栽种苹果，却是日本人的硕果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他不禁唱起《扬子江歌》：

“长长长，亚洲第一大水扬子江。源青海兮渐瞿塘，蜿蜒腾蛟蟒。滚滚下荆扬，千里一泻黄海黄。润我祖国，千秋万世历史之荣光。”

几天后，东北发生了震惊中外的“九一八事变”。

9月18日那个寂静的夜，没有电灯，人们早上炕熟睡了。

一声巨响，很多人被从炕上震了下去。

木框窗户呼呼，屋顶瓦片哗哗，人们惊醒后，直往玉米地里躲，吓得抖抖索索地蹲了一夜，枪炮声时断时续，时远时近……

原来，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，炸毁了柳条湖附近的名满铁路路轨。



耕余学院为三对新人举行集体婚礼合影。（第二排左一为12岁的李又兰）

第二天，沈阳、长春、四平、安东、辽阳、营口等地被日本人强占。

滞留在大连的李善祥与师生们，不得不绕道天津，返回锦州。此时的锦州也是一片混乱。

日本人粉碎了李善祥的实业救国，他再也无心实践自己的抱负了。

他的悲愤难以抑制，在耕余学院的升旗仪式上，他忍不住大骂侵略者与卖国贼。在他的带领下，师生们胸中郁积的悲愤与愤慨，燃烧成怒火，变成一句句响彻果园的口号：

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“打倒卖国贼！”“誓死不做亡国奴！”……

战争开始了，师生们收拾行囊，准备回家乡抗日，耕余学院只能草草结束。

李善祥为他们上最后一课——《可爱的中华》：

“中华！中华！可爱的中华！江山如锦绣，名产有丝茶；石油和煤铁，万年够开发。你是一个富强的国家……”

李善祥老泪纵横，深情地念着这篇文章，学生们都哭倒在课堂上。

无边的恐惧笼罩着他们，不知道前面的路还有多久，多难。

拒当汉奸

日军占领锦州后，在那里寻找社会贤达，以实现日本“以华制华”的战略目标。

在当年的锦州，最有名望的人，自然是李善祥。日军使出种种手段，企图拉拢他，收买他。

日本当局还多次派人登门拜访，聘请李善祥担任锦州农会会长，三番五次，却回回都吃了闭门羹。

李善祥总是以身体不好，有病卧床为由，婉言推辞。

日本当局十分恼火，将他变相软禁，不许他出境，又派来两名日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，以学习果艺为名，监视李善祥的一举一动。

李善祥实在没办法，让邱天相先偷偷带着孩子们回上海。李又兰、李祖宁被送去上海民立中学读高中。

他让徐静园也跟着回上海，先避一避。可是徐静园不肯去：“我听不懂南方人说话，也吃不惯南方的饭菜。我是锦州人，生在锦州，死也要在锦州。”

李善祥拗不过她，最后，只有他和长子李祖平以及徐静园留在锦州。

突遭绑票

1932年冬日的一天，晌午时分，李善祥与李祖平、徐静园，还有果园的学生与工人们一起，围坐在耕余学院的大圆桌前吃饭。

饭菜很简单，一大碗水煮大白菜，一大钵高粱米。

正在这时候，一群身着“满洲国”军服的骑兵，从山上骑马而下，的笃声声，十多个骑兵，穿过苹果林，直奔耕余学院。

“我是满洲国的营长。”一个皮黑牙黄的头目拔出一把土枪，把枪口的塞木咬下来，衔在口中，指着年纪最长的李善祥，“你就是李善祥吧，你是抗日分子！弟兄们把他绑起来，放到马上。女人留下，男人们都给我抓起来审问。”

李善祥注意到，塞木上系着红缨，远远望去，就像红色的胡子。那是东北土匪的标志。

李祖平与果园的工人们一样，双手被草绳捆着，排成队列，跟在驮着李善祥的那匹马后面，悻悻地走着。

“满洲国军”一个个审问，问题却只有两个：“你姓什么？是李善祥的什么人？”

前面几个果园工人都如实回答，被放了回去。

轮到李祖平。

“你姓什么？”

李善祥向儿子使了使眼色，微微摇头。

“我姓张。”

“你跟李善祥什么关系？”

“我跟他们一样，是果园的工人。”

李善祥舒了一口气，最终只有他一个人被反手绑走。众目睽睽之下被绑票，不是复仇，就是讹钱，而且是经过精密策划的。

电话线恐怕早已被剪断，村公所里的日伪想必也已串通一气。否则这帮素昧平生的莽汉，怎么会摸清幽深的果园，一眼就认出自己，一定是有人指路。

当初拒绝日方拉拢，得罪了日本当局与日伪，现在土匪与日伪大概联合起来搞一个绑票吧。

李善祥这样想着，上下打量这些伪装成“满洲国军”的土匪，心里就明白了几分。

马背上颠颠簸簸，李善祥晃得昏昏沉沉，问边上一个年轻莽汉：“你们要带我去哪里啊？”

“老爷子别废话。”

“你们谁是当家的？”

“什么当家的？”

“哼，什么事能瞒得了我。”

那天晚上，李善祥被囚禁在一个深山冷窟里。一条破棉被，一个硬馒头，一个晚上就将就过去了。

第二天，莹亮的雪光刺进他的眼睛。睡眼朦胧中，他不知身在何处。

他挣扎着起身，挪到洞口，洞外是白茫茫的冰雪世界。如果是日伪想要抓他，为什么不把他绑到拘留所？

难道土匪在明处绑票，日伪在暗中出力？

如果不是日伪所为，单单是土匪，一道道关卡又是怎样疏通的？

正纳闷，一杆冰冷的土枪抵住了他的额头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（本文根据李善祥外孙女林放放、李迎口述整理，感谢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提供相关资料与图片）